

正所谓：
一封封情书感人肺腑，到头来如梦一场空，
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还是命运在作弄！



夕阳西下

苏川◎著

The Sundowner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夕阳西下

苏川◎著

The Sundowner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夕阳西下/刘苏川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039 - 5223 - 4

I. ①夕…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044 号

夕阳西下

著 者 刘苏川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23 - 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3
第四章	017
第五章	020
第六章	026
第七章	034
第八章	038
第九章	043
第十章	046
第十一章	049
第十二章	054

第十三章	058
第十四章	068
第十五章	072
第十六章	076
第十七章	082
第十八章	087
第十九章	099
第二十章	106
第二十一章	113
第二十二章	122
第二十三章	132

第二十四章	141
第二十五章	148
第二十六章	161
第二十七章	167
第二十八章	174
第二十九章	181
第三十章	189
第三十一章	198
第三十二章	209
第三十三章	222
第三十四章	230

第三十五章	241
第三十六章	254
第三十七章	264
第三十八章	276
第三十九章	287
第四十章	296
第四十一章	306
第四十二章	311
第四十三章	322
第四十四章	335
第四十五章	350

第一章

初春的一天清晨，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温哥华的“斯丹陵”公园仍像往日那样寂静，就连平日盘旋在空中的海鸟也都不知去向，只有带着咸味的海风在空气中穿梭、游荡……

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妇人黯然销魂地站在岸边，她手握扶栏，无限怅惘地仰望着天空，怀着极度的悲伤与绝望默默地问苍天为何对她如此不公。无情的岁月使她脸上饱经风霜；坎坷的道路使她变得衰毁骨立——几十年的爱与恨、几十年的辛酸泪，如同海浪，凶猛、无情地撞击着她那颗脆弱的心。回顾自己的一生，她感到何等的失败；可她仍不明白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虽然她的心早已破碎，却仍放不下曾经朝夕相处的亲人，哪怕他们都有了依靠，她仍牵挂着他们。她这一生几乎从未想过自己，到头来却如梦一场，犹如一支燃尽的蜡烛，留下的唯有斑斑泪迹。如果此时投身大海，谁也不会知道。她感到人与人之间如同这茫茫大海——那么无情、那么残忍、那么深不可测！她思绪万千却欲哭无泪。

今天，她就要离开这个被世人称之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无人知道她去哪里，也无人为她送行。她只好来到这个一直想来而又未能如愿的温哥华最大的公园，向着大海对死去的亲人说声再见，希望海风将她的呼唤带给天上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追悔莫及的致命伤痛……假如小女活着，她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随着小女的消失，她所付出的一切

再也无人在意和珍惜。尽管她一生都在为他人活、为他人忙、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到头来却无人为她着想。她身在异国，一无收入、二无依靠，只有一颗痛苦的心，留给她的唯有痛苦和回忆。她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常常以泪洗面，悲到极处就想一死了事，可一想到那忘恩负义的男人，又觉得不甘心。她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决不能死在这对狗男女前面！上帝迟早会惩罚他们！可是，太多的烦恼困扰着她；太多的痛苦折磨着她；太多的往事使她无法忘记。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她感到寸步难行。这种无依无靠、无人过问的日子，使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她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不再踏入这块曾经让她梦寐以求却又使她家破人亡的土地……

在福建龙岩地区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户有名的中医，主人姓苏，名中堂。他五十开外，长得一表人才，人们称他“活神仙”。

镇上有一条小街，街上住了几十户人家，都是做小生意的，只有苏家例外。

街的尽头有个农贸市场。每天清晨三四点钟，附近乡下的农民挑着菜担、扛着麻袋经过小街，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和“吱呀吱呀”的扁担声，吵醒了梦中的住户，因此，大家养成了早起早睡的习惯。

苏家的房子坐落在中间，它的屋顶比左邻右舍高出两尺。外地人慕名而来，只要一问苏家，别人就说，“最高的那家就是”。

苏家几代单传，靠行医谋生。可是到了苏中堂这一代，这一心愿却无法实现，使他有愧于祖宗。

当年，苏中堂取了镇上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那女子知书达理、心地善良、贤惠耐劳。小两口一个看病，一个端茶倒水，招呼四面八方赶来求医的人。

两年后，他们喜得一子，取名玉成。苏中堂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咱们苏家后继有人了！”他希望儿子长大后继承父业，将祖宗传下的医术发扬光大……

一晃几年过去了，玉成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他生性好动、活泼可爱，走到哪儿都讨人喜欢。

苏中堂却为此发愁，因为儿子不喜欢呆在家里。为了阻止他往外跑，规

定他每天做完作业再抄三页药书。

书上都是草药名称，玉成感到枯燥乏味，小屁股在凳子上摩来摩去，如坐针毡，字也写得不像样子。

苏中堂为此不知罚他跪过多少次。可他就是不改，说不喜欢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还说：“家里到处都是药味，我一闻到就恶心。等我长大了决不当医生，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苏中堂气得直摇头。

其实，玉成心地十分善良。镇上有个小饭馆，父母忙不过来，就让他到那里去吃饭，月底结账。

有一天，苏中堂来到饭店，看了老板给的账单惊讶地说：“老张，怎么我儿子一个月花这么多钱？”

“不是他一人吃的。”老板解释说：“每次都有几个同学陪他一块儿吃，我还以为你知道。”

回到家，他对儿子说：“玉成，你以为那家饭店是爹开的呀？以后不准带同学去吃，我辛苦一个月还不够给你付账单的。”

“爹，那些同学很可怜呢。”玉成拉着父亲的手说：“为了那顿饭，他们一天不吃东西，你就可怜可怜他们吧……”

“那好，要想帮助人，就得跟我学医，否则哪来钱行善？”苏中堂趁机教育儿子。

玉成不出声了……

一晃又是几年，苏玉成高中毕业，自作主张找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每次拿到薪水，他就买些糖果、饼干，站在门口吆喝：“孩子们快来，发点心喽！挨个排队……”

街上的孩子一个传一个，一会儿跑来一大群……

苏中堂面对儿子的叛逆，深感有愧于祖宗，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儿子心地很好，这是做人的根本，同时，他希望儿子快乐，不忍心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

对于父亲的宽容，玉成心怀感激。他从小到大没有过一天苦日子。优越的条件和父母的疼爱使他变得很任性。假如他当初听从父亲的安排，那么他的命运将是另一种结果……

十九岁的玉成长得英俊潇洒，在人们眼里一点不像老师，倒像十足的公

子哥。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他的婚姻仍需父母做主、媒婆出面，这是他感到最遗憾的事情，因为他还没有捕捉到心目中的偶像，就和一位教书先生的女儿结了婚。

那女子名叫翠花，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在父亲的熏陶下，也能熟读《三字经》。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又大又圆，笑时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话不多，却善解人意，对公公婆婆十分孝敬。

可是，玉成对翠花不感兴趣，嫌她个子矮、没文化、性格内向。这桩婚姻带给他的不是幸福，只是对父母的一份孝心。他知道父亲抱孙子心切，一心想弥补未能实现的愿望。

不巧的是，翠花头胎生了个女儿，取名小慧。小慧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圆圆的脸，笑时也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苏家父子大失所望。本来就觉得委屈的玉成，突然产生逃避的念头。

那时候经常有人偷偷往南洋跑，但去的人中大多是些亡命之徒，他们犯下杀人放火的案子，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被迫跑到南洋。还有就是家里穷得过不下去，想到南洋找条活路。去的人中，有的渺无音信，有的混得很好。

为了彻底摆脱烦恼，玉成想远走高飞，到一个新环境，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这点烦恼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他却觉得是件大事。

他很想告诉父母。但他知道，这种想法在父母看来一定是大逆不道。可是他不甘心，不想过一辈子平淡、乏味的生活。

一天中午，玉成来到饭店，对老板说：“老张，来碗炸酱面。”他在这里从小吃到大，就像在家里一样。

老张满脸堆笑地说：“玉成啊，你终于来啦！一天不见，我就想你。这边坐……”

老张性格开朗，为人厚道，在小镇上很有人缘。论年龄，他比玉成大一倍。他是看着玉成长大的，深知他的为人。

不一会儿，老张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笑嘻嘻地问玉成：“最近老婆生孩子，把你忙得够呛吧？”

“都是我娘在忙，没我的事。”

“你这爹倒当得轻松。”他坐下来陪玉成聊天。

看到老张满头大汗，玉成悄悄对他说：“我看您这生意也不好做，一天

到晚累得躬腰驼背，到头来赚不到几个钱，不如咱们去南洋，听说那里当杂工都能挣很多钱。”

“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谁敢去啊？”老张惊讶地说：“你怎么想去南洋？弄不好会送命的！你疯啦？好日子不过，跑那儿干吗？”

“我想干一番大事。呆在镇上到老就这样子，不如出去见见世面，行就留，不行就回来。”

“那……万一回不来怎么办？”老张担心地说。

“能去就能回。”玉成信心十足地说，“咱们多带些钱，总会有办法的。”……

“那你什么时候去？”老张半信半疑地问。

“我想一放暑假就出发。”玉成认真地说。

“还有一个多月，恐怕不行……”老张犹豫不决地说。

“怎么不行？你这里反正夏天生意也不好，干脆关门算了。我出路费，就当陪我跑一趟，求你了……”

“那我也得和老婆商量一下。”

玉成提醒他说：“你如果实说，她肯定不同意，就说我们去福州看看，如果合适的话，在那里开餐馆。”

老张考虑了几天，终于同意了……他以为跟玉成走不会错。再说，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小镇，不知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就算不行，看看也好。

玉成很激动。虽然他不知道南洋到底什么样子，等待他的是祸是福，但是他以为，那里肯定比小镇好，就连那些目不识丁的人都能混出名堂，他更能够干一番大事。

当玉成把这个决定告诉翠花时，她先是惊讶，后是失望，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她知道玉成不喜欢她，可是她爱他。自从嫁到苏家，她不但孝敬公婆，也把玉成当神那样小心翼翼地伺候，只可惜肚子不争气，但这不能怨她呀！他要远走高飞，她却不能阻止，看着熟睡的女儿，她的眼睛更加模糊……

“你不要哭嘛。”玉成安慰她说：“我又不是一去不回，和老张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爹娘知道吗？”她提醒他说。

“他们不知道，如果问起，就说我和老张进城办事去了，等到了那里再写信告诉他们，也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

“……你这样会伤他们的心。他们是讲道理的人，也许会成全你。”翠花擦干眼泪说：“还是说一声比较好，我在边上帮你。”她把希望寄托在老人身上，认为他们一定不会同意。

玉成觉得言之有理。想到父母对他的疼爱，他也不忍再伤他们的心。他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如果这次失败，以后就死心塌地在家孝敬父母、养儿育女，接受命运的安排。

当晚，他们来到父母房里。苏中堂忙了一天，躺在椅子上休息。玉成小心翼翼地说：“爹，我想利用暑假和老张去南洋看看。”

“你说什么……”苏中堂睁大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活得不耐烦啦？你知道南洋有多远？路上有多少风险吗？你怎么总不安分？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又要折腾？现在你是上有老下有小，别忘了肩上的担子！”

“爹，您别生气，我知道不该帮他，可是他说，如果这次不行，以后一定好好在家孝敬爹娘，再不胡思乱想了。我会照顾好孩子的，可不可以给他一次机会……”翠花在一边小心翼翼地说。

“你懂什么？”苏中堂白了翠花一眼，然后指着玉成的鼻子说：“有本事你只管走，我就当没这个儿子！”

“儿啊，你就听爹的话，别再胡思乱想，好不好？”苏老夫人忧心忡忡地说：“干吗有好日子不过，要去冒这种险？人家都是活不下去被逼上这条路的，你偏要自找苦吃！人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出门一里不如家里’，这些道理你应该知道。再说，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我们还等着抱孙子呢。”

玉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爹、娘，我知道不该再伤你们的心，但这是我最后一个心愿，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出去见见世面，就算吃苦也不后悔。如果呆在小镇，一辈子当个教书先生，我不甘心。再说，有老张陪我，不会有事的。”

“当初叫你学医，你说喜欢教书，现在又说教书不适合你，我看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要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苏中堂强压怒火，耐心劝导儿子。

“这次出去，我一定好好珍惜。”玉成仍然跪在那里，对父亲说：“我保

证，再也不让你们失望。”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苏中堂摇摇头，回到那张椅子，闭上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

“爹松口了！”翠花看着玉成说：“还不快起来，谢谢爹妈！”她嫁到苏家时间不长，却很会察言观色，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也知道公公婆婆很喜欢她，从不把她当外人。

“谁松口了？”苏中堂瞪了她一眼，“我还是那句话：好自为之。”

“儿啊，你再好好想想，”苏老夫人扶着儿子的肩膀说，“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哪！你实在要走，我们也拦不住，脚长在你身上，做父母的不能陪你一辈子，快起来吧。”

玉成对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自己也松了口气——虽然没有达到目的，总算把心事说出来了。他相信，只要坚持，父母迟早会妥协，就像以往那样。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天，苏老夫人对他说：“你爹说，出门钱就是胆，不够说一声。我们知道拦不住你，只希望你活着回来。”

实际上，苏老夫妇很痛苦。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儿子突然想去南洋，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苏家就得断子绝孙。但是他们知道儿子的脾气，他想干什么谁也拦不住。他身上好像长了反骨，凡事总想自己做主，唯一顺从的就是娶媳妇。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拴住他，结果还是不行。遇到一个不孝之子，做父母的只好顺其自然。

玉成眉开眼笑。翠花的希望却落空了，想到就要独守空房，孩子又这么小，以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一阵难过，忍不住哭了……

玉成安慰她说：“别难过，到了那里我就给你写信，如果混好了，我就回来接你。”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玉成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感到有点内疚。其实，他也说不上老婆哪点不好，就是不想碰她。每次和她在一起，他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别的女人，但又看不清楚她们的脸，所以，他想去找梦中的人。可是，当他真要走了，又觉得这里才是真正的家。看着默默为他收拾行李的翠花，一股怜悯涌上心头，他走过去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无论我到哪里，这里永远是我家，你永远是我老婆。”……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苏中堂一家老小迎着初升的太阳，站在街口看着玉成和张渐渐远去，心情十分沉重，唯有躺在母亲怀里酣睡的小慧毫无感觉。苏老夫人一直在流泪……从此，她的心再也无法安宁。翠花有苦难言，只能抱着孩子默默地哭……那是玉成留给她的唯一希望和寄托。

玉成身着黑色麻纱套装，头戴白色礼帽，左手提着棕色的藤木箱子，右手拿着檀香扇，显得精神抖擞。他一点也不难过，恨不得一步跨到南洋，开始新的生活。

老张身着蓝色粗布套装，背上扛了一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包裹，显得更加驼背。

两人走在一起，很像主仆二人。

他们先到厦门，再到香港，路上一切顺利。

出了码头，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车夫知道他们是外地人，故意绕来绕去。天很黑，街上人不多，只有几家店铺开着，有一家灯火辉煌，不时传出轻快而有节奏的音乐。玉成心想，那里可能就是舞厅。他听人说，南洋就有这种地方。

到了旅店，一位身着黄色制服的门卫见到玉成，笑脸相迎，接过他手中的行李，带他们上了二楼，推开一扇门，彬彬有礼地指着门背后的那个红色按钮说：“公子如有吩咐，请按这个。”

那人一走，玉成感慨地说：“这里的人不错！”

“那是看你像个阔少爷！”老张闷闷不乐地说：“为什么就没人帮我拿行李？这叫‘狗眼看人低’。”

玉成一碰按钮，果真来了一位中年男子，问他想要什么。他说肚子饿了，想吃“炸酱面”。那人说马上送来。……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玉成撩开窗帘一看，街上车来人往，热闹非凡。他兴奋地推醒老张：“快起来！出去走走，怎么这么好睡啊？”

“船上睡不踏实。”老张睡意朦胧地说：“刚才你推我，我正梦到老婆孩子在哭，心里很难过。”

“没出息。”玉成取笑他说：“出来几天就想家啦，以后怎么办？”

“是啊，以后怎么办……”他看着玉成，深有体会地说：“从小到大，我没出过远门，就连去亲戚家都没过过夜，这一下子跑那么远，很不习惯。我看香港也就这样，比咱小镇多几条街罢了。”

玉成说：“好不好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两人梳洗完毕，来到楼下大厅。昨天那个门卫见了玉成，赶紧跑来招呼，一副奴才对主子的样子。“请问公子有何吩咐？”

玉成大摇大摆地说：“哪里有卖吃的？”

“请跟我来。”……

用完早餐，他们顺着人流在街上闲逛。玉成发现，一路上不断有人对他点头哈腰。那些店主见了，更是笑脸相迎，对老张却是另一副面孔，好像怕他偷东西似的，恨不得赶他出去。老张憋着一肚子气，催玉成赶紧回家。

玉成觉得香港比小镇繁华多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使他眼花缭乱。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家又一家，直到老张说走不动了，才拐进一家中餐馆。

招待见了玉成，立刻点头哈腰，问他想坐哪个位子。

玉成“哗”地一声打开檀香扇，漫不经心地说：“随便。”

“请到这边窗口，可以边用餐边看风景。”招待发现老张站在那里东张西望，马上板着脸说：“去……！哪来的乡巴佬，滚远点！下次再来，对你不客气！”

老张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

玉成差点笑出声来，“哗”的一声收起扇子，对招待说：“他是和我一起的。”

那人忙赔不是。“对不起，请公子恕罪！我不知道他是您下人。”

老张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看到东西就说没胃口。

回到客店，老张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浑身无力。他垂头丧气地对玉成说：“你看看，别人都把你当阔少爷，我倒成了下人。想不到这些香港人这么势利，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可想而知，我这模样到了南洋会是什么结果……玉成啊，我不想去了。我觉得，还是饭店适合我，至少大家把我当人看。”

“那不行！”玉成急了。“咱们说好互相照应、有始有终，怎么半路就打退堂鼓？不行！……我不答应！好不容易出来一趟，看看南洋到底什么样，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玉成啊，你听我解释。”老张诚恳地说：“我就年龄比你大，其他都不如你，到了那里反而成为你的累赘。我这辈子注定只能待在那个地方。我真的后悔了，还是家乡好。我看你准行！回去后，我一定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你的家人，叫他们放心。玉成啊，实在对不起！我明天就回去，在这里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钱。”……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玉成送走老张，独自去了南洋。

当他一踏上南洋的土地，还没走出码头，就被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围住。那些和他差不多大、长得如花似玉、活泼可爱的姑娘，使初来乍到的玉成感到无比亲切。在她们热心指点和慷慨帮助下，他分文未出就找到了住处。他问这群姑娘是干什么的，她们说在舞厅上班。

为了报答这群姑娘，他每天陪她们吃喝玩乐，直到囊空如洗才想起自己的使命。他拿着简历到处找工作。别人看他只有教书的经历，不想要他。他被逼无奈，只好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生活有了着落，他的心却无法安分。那些舞女三天两头带他去灯红酒绿的场所，像众星捧月似的抢着对他好，使他忘乎所以，整天这个姐那个妹的，把老婆忘得一干二净。

他在南洋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家乡。他不但不在乎，还把那些女人和他的合影寄回家里。

每当收到这些照片，翠花就把它放进相册，保存起来。那些女人个个浓妆艳抹、袒胸露背，身着华丽的大摆裙，腰身细得像魔鬼，一看就不正经，仿佛从照片上都能闻出那股骚味。她常常暗自流泪……在当时的社会，即